

「錯落模糊缺誠敬。」

為什麼會錯、會掉，模糊？就是缺少誠敬心。有誠敬心在敲法器，就不會有錯落模糊，因為他很尊重的來敲這個法器。

「初快後慢尤為病。」

就是剛開始快，後面就拖板，慢。誦經我也常常參加，有這些敲木魚的悅眾，開始比較快，後面他就慢下來，剛開始大家都跟他的速度念，念到後面速度慢下來，就很不好念。先快後慢，只有在一種情況之下可以，是什麼？念得亂的時候、不整齊的時候，有的念得快、有的念得慢，整個亂了，這個時候你就要重新調整速度，要把這個速度慢下來，讓大家跟這個慢的速度。跟這個速度跟穩了之後，大家整齊了之後，你慢慢再加快。

所以法器要敲得好，真的不容易。為什麼？這個心態很重要，如果缺誠敬心，他敲不好。所以大家打佛七、敲地鐘也是一樣。過去我們敲地鐘都是輪流的，這個人第一支香，這個人第二支香，他第三支香，輪流敲，每個人敲得都不一樣，因為每個人的心情不一樣，他敲的功夫也不同，所以你在打個佛七下來，你很難達到一心不亂。打個佛七是真的可以一心不亂，但是我們練的這些法器各方面的不如理不如法，你就很難達到這種預期效果，幾乎是不可能達這個效果。所以打個佛七能不能一心不亂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但是你要如理如法來打這個佛七，可以達到一心不亂。如理如法就是這裡講的這些標準，你要能夠去做到，這樣才可以達到預期效果。

下面講，「忌澀與燥及生硬，粗厲飄忽雜衛鄭。」

忌澀，忌是忌諱，忌諱就是要避免。澀就好像我們聽這個聲音，聽了很澀，好像我們吃東西味道很澀。你聽人家唱念，有沒有聽過很生澀的？這個澀就是音調的問題，就是你念得好像很艱澀，特別是拖板。燥，燥是什麼？急燥，很急。念佛，不適合太急。古來祖師大德，像淨宗十祖行策大師，他教人家念佛，標準是不快不慢，不急不緩，一個很平穩的速度。他說不要求多快，追頂，不要求快。印祖也是教人這個原則，就是不快不慢，不要太急躁。你太慢，太拖板，就會很澀，你念得很難過，澀澀的；你太快，很急躁。這兩種我都參加過，有的拖得讓你好像老牛拖車拖不動，念得你根本就提不起精神；有的很快的。

我曾經參加過最快的，我那個師兄悟本法師，他以前提倡追頂念佛，輪到他敲地鐘，快馬加鞭，鏗鏘鏘鏘，一直去，一直跑，六百里加急。還有更快的，不但是加急六百里，我看加急八百里恐怕有。有一年我在高雄，那個寺院的名稱我記不起來，是煮雲老法師的一個女眾徒弟，慧見法師，大家有沒有聽過？慧律法師聽過沒有？他比較出名。那個女眾叫慧見，她的一個寺院，她請我去做三時繫念，她們都念台語的，念福建話的，我去一個人念普通話。她當維那，她請我去主持一個佛七，做一場三時繫念。她們那個地鐘敲得真的是八百里加急，不是六百里，我看是八百里，她有兩副地鐘，這邊一副，這邊一副，兩個人，等一下念佛號一開始她就很快，大概念三分鐘，另外一個地鐘她馬上接過去，又很快，真的是八百里加急。他敲很快，心就會比較急，有一些人他念這種念習慣了，你念慢了，他會念得很難過，會很痛苦，他一定要快。快，心比較容易急躁，比較容易心浮氣躁。心浮氣躁，心比較不容易定下來，因為我們念佛要達到一心不亂，心要定，太急躁也不適合，不適合修行。跟大家結結緣，這些是可以，但是達不到功夫成片、一心不

亂的效果，太躁了。澀不行，太躁不行，以及生硬。生硬，生是生疏，硬是硬邦邦的。怎麼叫生硬，大家能體會嗎？硬就是不柔和，叫做硬，這個東西很硬，硬邦邦的。我們唱念不能太硬，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」，硬邦邦的。以前我們唱念，在圖書館，我們也不懂，念得就得很生硬。以前我當兵的時候唱軍歌，軍歌要唱得雄壯威武。也沒有學過佛門的唱念，我們就比照在軍隊唱軍歌那個方法來唱，韓館長在旁邊聽到說，你幹麼，你要去打仗？這裡是佛堂，不是戰場。所以學這個唱念，也是被罵來罵去。

後來有一年，我記得好像一九九三年還是一九九四年，那時候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請圖書館來主持佛七，我記得我來主持好像有三、四次的佛七。那個時候悟修師當維那，他人很高大，悟廣師敲木魚，我當主七，走在後面當老和尚，那個時候悟梵師敲鼓鐘。過去圖書館，我們就是跟一般道場一樣，法會要集合，要先擂鼓。擂鼓，在以前中國佛教寺院，漢地的佛教，不是藏傳的佛教，早晚有擂鼓。他們擂鼓有分「風雲雷雨」，起風了，有雲，打雷了，下雨，風雲雷雨。那個擂鼓是古時候禪宗道場他們用的。所以禪宗道場他有跑香，禪宗道場他比較主動，你看少林寺還可以打武術、拿刀拿槍的，他們在動當中去參，去練靜，動中有靜，所以禪宗的道場有擂鼓。擂鼓，我們看古代的戰場，要上戰場就要擂鼓，鼓舞士氣，大家去拼命衝鋒陷陣，擂鼓。所以那個時候梵師就擂鼓，那個鼓擂得很急，在居士林有一些老菩薩大概八、九十歲了，用跑步的，差一點跌倒，又穿海青。被館長看到，館長給我們師父上人報告，她看到那些老菩薩跑得那麼急，不太好，所以跟我們淨老和尚講這個事情。後來館長就找我們去訓話說，我們打佛七是進佛堂，不是上戰場。她說你現在擂那個三通鼓，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？我說我不知道。她說以前上戰場，三通鼓你沒有報到，抓到就砍頭了。你現

在叫這些老菩薩聽到三通鼓沒到，砍頭嗎？擂得那麼急，那個擂鼓就是像我們當兵的時候緊急集合，緊急集合要打仗了，你不能不到，不到要被砍頭的，三通鼓不到要砍頭了。我們這是佛堂，不是戰場，把八、九十歲老菩薩弄得那麼緊張。後來我們老和尚接著又開示，這個不能讓人家心浮氣躁的緊張跑進來，要很溫和的，就不要擂鼓了，放佛號，慢慢走，讓那些老菩薩「阿彌陀佛」，這樣一步一步走進來，很溫和的走進來。那個時候師父、韓館長這樣講，師父講了，我們就依教奉行，後來就不擂鼓，現在不擂三通鼓了。所以後來就沒有擂鼓，用放佛號，放念佛機那個佛號，讓這些老菩薩不要太緊張。

現在我們也有放佛號，也有敲鼓。敲鼓主要是告訴大家時間快到了，還有五分鐘前，先敲個鼓。現在我們就不擂鼓了，不擂很急的。現在有一些淨宗道場，他還是擂得很急的。擂鼓，這個是古時候禪宗道場比較有用，我們淨宗這方面就不太一樣。自古以來禪淨道場都是合在一起修，所以往往也有一些方面它都有。像慧見法師請我去主持那個佛七，他們也有跑香，其實跑香是禪宗，它是參話頭。跑香就是他坐香坐久了，要起來運動，跑香的時候還是在參那個話頭，但是他沒有出聲，跑香的時候還是參話頭，身體在動的時候還是在參。坐的時候在參，動的時候還是在參，就是運動身體。後來我們念佛、打佛七，有一些道場它也用跑香的，一面念佛、一面跑香，我去也被弄得沒辦法，就跟著他們後面跑，我看那些老菩薩一面跑一面笑，好像滿好玩的。有一些人他踩到海青，差一點跌倒，他笑得可開心了。我說我們要跑，乾脆海青脫掉，打赤腳我們來跑，這個弄得也是滿好笑的。後來我想一想，打佛七用跑香的不太適合，因為人家的禪堂他跑香沒有出聲音，他是運動身體。而且你看那個少林寺的，哪有穿海青在跑香？都是穿短褂。你看那個在

打武的，他有在穿海青嗎？沒有，海青是文人穿的，在寫字的時候。你在動武的時候，穿海青怎麼動武？所以他都穿短褂，腰間還會綁腰帶，要綁腿，這是武裝打扮，那個才能跑。那些老菩薩穿著海青，一面跑一面笑。所以這些都不是很適合念佛堂，適合禪堂，這些常識我們要知道。

上面講忌澀與燥及生硬，就是不能太生硬。所以念佛、念經、念讚不能太生硬，它要有一些柔和，也不是很柔。念得太柔，變靡靡之音，變成好像流行歌，那個也不對，那是接引一些初機，不學佛的，這樣可以。你用流行歌的歌曲去唱，那是可以，接引大眾，因為你叫他來念佛，他不會念；你叫他聽歌，他會聽。你聽流行歌曲，裡面的詞都是一些不好的詞，不如用佛教的詞，反正也比較好，比那個好，讓他種種善根、結結緣，是這個作用。所以現在有很多佛教音樂接引一般沒學佛的，一般沒學佛的讓他聽聽，他比較能接受；你叫他來唱個讚，他聽到就不曉得跑到哪裡去了，他聽不下去。聽聽歌他還可以，特別是用流行歌的曲，把那個詞加進去。我聽到台中慈光圖書館，他們有一次辦個音樂會，辦佛門的音樂會，把鄧麗君唱的小城故事，他把那個詞改了，唱得也滿好聽的。這個是接引社會大眾他們來學佛，你一下子叫他跟我們這樣念，他受不了，他會跑，用這種聽歌的方式他們能接受，慢慢接引他們入門，覺得學佛也滿輕鬆的，還可以聽歌，他比較容易接受，這叫方便法，善巧方便。生硬，就是說你的佛號，念經、念咒、念佛都不能澀，以及浮躁、生硬都不正確。柔和當中不躁不澀，要有這個標準。「粗厲飄忽雜衛鄭」，粗厲，粗就是比較粗暴、粗魯，厲就是很嚴厲，念得很嚴厲的那個聲音。飄就是飄飄忽忽的。雜是夾雜。衛鄭，這是古代，在《論語》裡面講衛國、鄭國，「鄭聲淫」，淫就是三點水那個淫，就是說他們那個國家的音樂比較偏向淫欲，比較放

逸那種。

所以這個樂，在《禮記》裡面有一篇叫「樂記」，音樂的樂，「樂記」。這個樂它有講求的，古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，一個國家治還是亂？你到那個國家，聽這個國人民他們流行唱什麼歌，你就知道這裡的人心。這個國家是治還是亂，他們的情況怎麼樣，你聽聽他們唱歌就知道。所以古代聖賢治理國家，講求禮樂，由禮來約束身口，樂來調整我們的心情。心情調好了，身口有禮貌、禮節，就天下太平，這個國家就不用警察、刑法了；你這個沒調好，警察就很累、很辛苦，常常鬧事情，常常出問題。我們修行用的跟一般結緣，讓人家聽了不一樣。所以最近善果林有一位法師，林長請他當堂主，現在念佛號是四字四音，他有加音樂，加鳥叫聲的，「啾啾啾」，大家有沒有聽過？有音樂的。那個我們平常放在車上聽是可以，放在家裡音響來聽，這個可以，但是在佛堂共修就不適合。那個主要是接引大眾，所以那個用在佛堂共修就不適合。實驗的效果，有很多人反映，你剛開始聽，覺得滿不錯，但是聽久了，他心定不下來。不相信，大家可以試看看。我們這個佛號要達到什麼效果？你剛開始念得很沒有味道，愈念愈有味道，愈念愈歡喜，那就對了。你說愈念愈沒有精神，愈念愈沒有味道，這樣能得一心不亂嗎？會不會得到一心不亂？好像是不可能吧！所以這個原則原理我們要知道。粗厲飄忽雜衛鄭，這是舉出一個比喻。現在各種佛號、各種念法夾雜的，這個都要避免。

「佛號魚磬穩相稱，勻靜綿密心不競，微妙和雅清而勁，不使一聲成餛釘。」

佛號跟木魚、引磬，要穩，要相稱，就是要協和、協調。最重要「勻靜綿密心不競」，勻就是均勻，很平均的，不會忽高忽低、忽大忽小、忽快忽慢的，就是很平均、很均勻的。靜，就是說讓你

聽到這個佛號心能夠靜下來。綿密，綿綿密密的，你這個心就不會跑掉，心就會跟著這個佛號一直念。「微妙和雅清而勁」，你念這個佛號要微妙和雅，和就是說這個音很和諧，它是和諧之音。雅就是不粗厲，不是很粗的聲音，不是很嚴厲的聲音，嚴厲就是好像你罵人那個音很嚴厲。

所以在古晉報恩念佛堂，悟忍法師就請蘇月娥居士去教，她說「丹田念佛」。你們有聽過嗎，有沒有？有沒有去古晉報恩念佛堂參加過？有一位去過。去過的就知道了，那個丹田念佛用喊的，她說是用大聲的喊，大聲的喊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」，這樣念的。我看那些都是老菩薩，他能喊多久？我看都是念佛機的音量把它加大，這樣在念的。什麼叫作粗厲，大家懂了吧！這個就叫粗厲，粗就是聲音很粗，厲就是很嚴厲，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」，就是丹田念佛。所以我們沒有這個標準，覺得他講得也有道理，那個又能治病，又能破昏沉。或許他個人可以，但是並不是大多數人都適合。他們不聽我的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。忍師她不聽我的，念到最後沒人。所以，我現在不是很老，但是也算可以排上老人的排行榜，總是有些經驗。人家有個標準在。你們自己編的丹田念佛，我也會編，我可以來編個「皮膚念佛」，用皮膚來念。所以這個叫做粗厲飄忽雜衛鄭，這很多方面的，有的人念得飄飄忽忽的，有的念得很澀。同樣四字四音的，台中蓮社那邊四字四音的，我也聽過一種念佛機，念得很悲哀的，又拉得很長，又很悲哀，念得你都要痛哭流涕的，那個也不對，那個也很悲慘。我說極樂世界有這麼慘嗎？這麼慘我不去了。你要去嗎？我們為什麼要去？因為那邊極樂，對不對？一點苦都沒有，很快樂，我們才要去。那麼苦，我們這邊就好了，還要去那裡幹嘛？所以念佛也不應該這樣，念得那麼悽慘幹嘛？那個也不對

所以你沒有標準、沒有規矩，你就不成方圓，自己亂編，各人都說他是正確的。不相信你找他們來，他說他是正確的。以後人家遇到你，我這個學正確的，你跟悟道法師學的不正確的，我們是正宗的。有沒有聽過這個？你是正宗的，那你拿這個標準來對照一下，人家有個標準在，不是你說你正宗，你就是正宗；說不正宗，他就不正宗，不是的，要有個標準，對不對？這個才如法，不是你自己認為這樣就這樣，是不是？要依法不依人，要依法，四依法。是不是這樣？不能因為哪一個人、哪一個法師很有名，他講的都是對的，那不是，不見得。要看有沒有依據，先依法。法是一個標準，符合這個，那對的，我們可以採納；不符合，我們就不要採納，不管他名氣再大，都不可以採納，這個原則大家一定要知道。

所以「微妙和雅清而勁」，你念佛、念經、念咒都一樣的道理，要微妙和雅。清是清楚，念得模模糊糊，人家聽也聽不清楚你在念什麼。勁就是有力量，他有力量。但是力量不是像用喊的那個，這個就不對了。我們自己學習，自己要知道。我們現在這個是內部學習，所以我們錄了這個，你知道就好，你不要去外面講。拜託你們不要外面講，你自己心裡有數就好了。知道人家是怎麼樣的，對的你去學習，不對的你就不要學習，這樣就好，你也不要講，去講又得罪人了，沒有必要。「不使一聲成餽釘」，用這個來形容，形容什麼？有一聲佛號好像不太清楚，或者念得不是很好這樣的；就是每一句佛號、每一聲佛號都要清楚有力、微妙和雅，這樣念了就能攝心。

「浩浩源泉流莫罄，萬派朝宗歸一乘，互融互攝以心聽，聽久轉凡能入聖。」

念佛、念經、念咒，「浩浩源泉流莫罄」，就是水源、泉水流



下來，你不要去給它障礙，各地方的泉水流下來，流入大海，都歸入大海，所以「萬派朝宗歸一乘」，大乘小乘、二乘、三乘，到最後都是歸到一乘。《法華經》講，佛法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」，所以不管哪個法門、哪個宗派，大乘小乘，到最後最終的目標歸入一乘，好像泉水往下流，表示各種方法，但是到最後都歸入大海。我們淨宗也不例外，你念佛就像水源的泉水往下流。

「互融互攝以心聽」，融是圓融，攝是都攝六根。最重要你要用心去聽，聽什麼？聽這個佛號。這個印光祖師在《文鈔》也特別強調，他說都攝六根，用耳根去聽是最重要，你自己念自己聽。所以我現在我房間放的念佛機，都是在二十幾年前我帶圖書館的住眾到錄音室錄的佛號。因為我們現在做繫念，老和尚把我封一個繫念和尚的外號，主要要我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，這也是一個法門。我們繫念都是用六字二音、四字五音的，所以我們以前錄影就只有木魚，所以我現在用這個念佛機念，自己念自己聽。你自己要念，你自己錄下來，聽你自己念佛的聲音也可以，快慢的速度根據你自己來調整，但是原則上不能跟這個原則違背。你用心聽佛號，互融互攝，你不斷的聽，印祖也強調用耳根去聽，聽自己念佛的聲音。聽有什麼好處？「聽久轉凡能入聖」，聽久了，我們這個凡夫的心就變成聖人的心。但是你要用心去聽，用心聽。

「聞薰聞修聞自性，一根還原諸根淨，此是蓮宗真途徑，純以音聲續慧命。」

「聞薰聞修聞自性」，這個都是在《楞嚴經》二十五圓通，二十五位菩薩代表二十五個法門，修學都能達到圓通。圓通就是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。你用任何一個法門，都可以達到圓通。觀音菩薩用耳根達到圓通，最契我們娑婆世界眾生的機。另外大勢至菩薩是

用念佛圓通。念佛圓通跟耳根圓通，它是相關的，因為念你還是要用耳根去聽。「一根還原諸根淨」，你用心去聽，你六根有一根回頭、還原了，其他五根就同時都清淨了，都攝六根，你先攝一根，其他五根它同時收攝，就同時會清淨了。「此是蓮宗真途徑」，蓮宗就是淨土宗，它真正的一個途徑，途徑就是我們修淨宗必須走的一個道路，一條路。所以這個我們不能疏忽掉法器、唱念、念佛這方面的。「純以音聲續慧命」，我們淨宗，就是佛號這個聲音，純粹以音聲來延續我們的法身慧命。所以佛號不斷，佛光就不斷，你聽佛號的時候就是佛光注照的時候。佛號聲音不斷，佛光就不斷，所以要讓它保持下去。

現在念佛機也滿方便的，我晚上都在助念，晚上躺下去像死了一樣，所以晚上我都是用助念的心態，躺下去，沒有人助念，用念佛機來助念，這個比較方便。有時候我們睡到三更半夜，萬一就斷氣了，哪有人來助念？念佛機還繼續念，靠那個。是不是這樣？所以我現在走到哪裡，都是帶一部念佛機，晚上躺下去睡，隨時都在助念。希望大家要準備一部念佛機，晚上都要助念的。這個是淨宗的一個特色，用音聲來續慧命。

「統收八教無餘賸，唯佛與佛乃究竟，渠園法會昔稱盛，吾師百日為尊證。」

你用這個淨宗的方法，八教就是大乘教八個宗派，你都全部收在一起，一句佛號都收了，三藏十二部，什麼都包括在裡面，沒有漏掉的，無餘賸就是沒有漏掉的。這個法門，「唯佛與佛乃究竟」。念一句佛號沒什麼，有這麼殊勝嗎？只有佛才明瞭。我們凡夫能夠相信佛的話，就對了，就有福了。「渠園法會昔稱盛，吾師百日為尊證」，這是夏老居士當時他們在那邊辦法會主持佛七，昔就是過去，大家都很稱讚，非常興盛。你看打佛七，黃老居士跟我講，

打到拜墊都有舍利子，那個不殊勝嗎？如果你打個佛七，連拜墊都舍利子，那肯定是非常殊勝，很殊勝的感應。

「大眾齊聲心光迸，帝網千珠交相映，不浮不沉不蹭蹬，愈準愈穩愈精瑩。」

大眾共修，聲音很整齊，心光都並進，大家互相加持。大家念得很整齊，我們得佛力加持，彼此也互相加持。這好像帝網，珠珠相照，互融，大家照在一起。「不浮不沉不蹭蹬」，不會太浮，不會太沉，也不會有一些狀況，不浮不沉。浮就是浮躁，心浮氣躁。沉就是昏沉，精神提不起來。所以這個法器，「愈準愈穩愈精瑩」，他們法器敲得準、敲得穩，愈精瑩，愈來愈精，這個瑩也是一個形容，晶瑩剔透。

「靈瑞屢臻咸稱慶，三月忘疲有餘興，諸山雲集贊殊勝，皆緣魚磬得其柄。」

靈瑞就是感應很多，黃老給我講的那個感應就很殊勝，夏老他自己講就更多了，所以大家都在慶賀。「三月忘疲有餘興」，他們法會連續做三個月，忘記疲勞。有餘興，那個餘味未了，還有興趣，還想繼續做，這個效果就很殊勝。「諸山雲集贊殊勝」，諸山長老，各地方來參加的這些大德，沒有不讚歎這個法會的殊勝。什麼原因？「皆緣魚磬得其柄」，柄就是要領，緣就是因為這個因緣、這個原因，大磬、引磬、木魚得到那個要領。所以維那、木魚，領眾都非常重要，你亂敲，人家心就跟著亂了，這個有責任的。所以前禪堂的維那都會寫一張字條，「大眾法身慧命維繫在你一個人身上」，你看他責任多重多大！現在當維那是拿來敲著玩的，敲著玩的當然達不到那種效果，因為他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在哪裡。

下面是一個比喻，「如治國有賢執政，一法善用安萬姓，每憶師訓慚且儆，卅年幸未墮坑井」。

這是比喻，好像你治理國家有賢人來執政，這個國家當然治理好。「一法善用安萬姓」，你一個方法、一個政策，善於去運用，用得得當，就能夠安這些人民了。「每憶師訓慚且儆」，夏老他常常想到他老師的教訓就感到慚愧，而且常常警惕自己。「卅年幸未墮坑井」，他修了三十年，幸就是很幸運的，沒有墮落。

「聊述所聞資借鏡，不審何人堪持贈，頻年淨七忝領眾，蒲柳連番充梁棟。」

聊述就是他把這些講出來，自己所見、所聞、所學習的。資借鏡，就是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借鏡。「不審何人堪持贈」，不審何人就是不知道什麼樣的人，堪就是可以來受持。他能夠接受，能夠保持，我們這個就可以贈送給他。不知道什麼人他可以接受？所以這個也是要看人，如果人家不能接受，你也不要給講太多，講到人家生煩惱；你遇到他會接受的人，你也不能不講，不講你就對不起那個人。所以《論語》孔老夫子講失言、失人，不應該跟他講的那個人，你跟他講，你就得罪他了，這個叫失言，我們自己錯了；失人，是這個人他能接受，你不跟他講、不給他提醒，那你就對不起他。這個也是一樣的道理，所以不審何人堪持贈，就是不知道什麼樣的人能夠受持，才能把這個經驗贈送給他，贈是贈送。「頻年淨七忝領眾，蒲柳連番充梁棟。」淨七就是淨宗的佛七，領眾就是帶大家打七。

下面講，「恪守遺規何敢縱，妄念全憑音節控，懇切聯貫無隙縫，務使字字不落空。」

恪守就是遵守。遺規，老師教的、遺留下來的規矩。何敢縱就是不敢放縱，不敢不遵守。「妄念全憑音節控」，我們念佛、念經，還妄念很多，我們淨宗修行的方法，就是用音調、節拍來控制妄念，讓它不要起來。「懇切聯貫無隙縫，務使字字不落空。」懇切

聯貫，讓它沒有一個縫隙，妄念滲透不進來。務使就是必須，要每一個字都不落空。念經、念咒、念佛都一樣，字字不落空，縱然你沒有出聲念，心裡念也是字字不落空。

「如習騎射學引韉，心心向的期必中，清暢哀亮忘伯仲，梵韻自然如鳴鳳。」

這也是比喻學騎馬、學射箭，心心一定要中那個圓心。「清暢哀亮忘伯仲，梵韻自然如鳴鳳」，這是唱念音調的標準原則。

「要知節拍即妙用，神奧不與他宗共，匡山建社迄唐宋，諸祖於此咸注重。」

要知道它的妙用就在那個板眼、節拍。「神奧不與他宗共」，其他宗派沒有的，這是淨宗的特色。「匡山建社迄唐宋，諸祖於此咸注重。」就是廬山遠公建中國第一淨宗個道場，一直到唐朝、宋朝，歷代祖師大德對於法器、唱念非常注重。

「槌椎尚乖聲錯綜，頓教全堂入囂哄，顛而不扶良足恫，佛法敢作人情送。」

槌椎就是法器，聲音乖錯，全堂的人都心不安，大家共修不但得不到效果，反而讓大家更亂，這個就不對了。所以「佛法敢作人情送」，就不敢講人情了，要跟大家講真話，意思是這樣。要跟大家講真話，不然你學不到正確的，這個也不行。像我們現在淨宗學會辦這個法器教學，我也要跟大家講講真話。不然要講人情，「你們學得很好，你們那個不得了，你們都…」，我要這樣講也可以，你們聽了會很高興，會請我吃飯，對不對？跟你講真的，悟道法師都要挑我們的毛病，以後不理你了，這個就是人情。但是你要學一點真的東西，要撇開這些人情。講人情的時候我們來講人情，不該講的時候就不要講，該講的時候要講。跟大家講這些禮節，那個就叫人情，人情世故。人家沒有來問我們，你就不要去教人家，他錯

就錯他的，你就不要管，不要多管閒事。你多管，人家討厭你。他有心要學習，有誠心誠意的，你不跟他講，你就對不起他，這個都要自己智慧去辨別。我們話只能講到這裡，到外面講，到處得罪人，到最後自己都很不好。

好，我們時間到了，午餐休息，我們下午兩點再繼續再來學習。我們下課。